

成长伤痛，女孩儿仿若水木生长，自然芬芳。

似水流年，那人那事，渐行渐远。

在滴答滴答成长后的今天，才发现：

所有的跌跌撞撞、脆弱单纯、不堪回首，

就是为了留给青春……

# 水木走过年华十

◎ 淳泉·作口口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走过 水木年华

森泉·作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水木年华 / 森泉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7

ISBN 978-7-5057-2450-1

I . 走… II . 森…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9917 号

书名	走过水木年华
著者	森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278000 字
版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50-1
定价	25.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 目录 Contents

青涩的初恋在开始的时候便结束了，  
我却独自深陷其中。

001. Part 1

大学原本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而我的梦想在这里没落。

017. Part 2

迷茫在爱情与失落的梦想中，  
浑然不觉错过了本该珍惜的那个人。

032. Part 3

现实与梦想的距离有多远，  
毕业了才知道。

047. Part 4

梦想开始的地方一降再降，  
我依然无法飞翔。

061. Part 5

073. Part 6

再次开始了求学的道路，  
我所能选择的唯有坚强。

088. Part 7

天助自助者，  
风浪中遇到了传说中的贵人。

100. Part 8

告别初恋的伤痛，  
找到了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

113. Part 9

爱是相互的，  
有时候最近的关怀体贴会考验远距离的爱情。



## 目录 Contents

125. Part 10

简单的婚礼之后，  
我开始了考研之路。

140. Part 11

我没有跳过龙门，  
他历尽艰辛博士毕业了。

152. Part 12

跨进了浙江大学的门槛，  
西湖畔一段安宁幸福的生活。

170. Part 13

断桥边偶遇初恋的那个人，  
已经回不去了。

178. Part 14

一曲《牡丹亭》，  
在美丽的校园差点遭遇一份婚外情。

桂圆树下安了家，  
还在读书的我怀孕了。

200. Part 15

母亲来帮忙照看孩子，  
我的身上也有那么点凤凰女的影子。

生活突然拐了一道弯，  
婚姻生活一团糟。

214. Part 16

生活需要反思与理智，  
我终于理顺了婚姻家庭生活。

225. Part 17

弟弟结婚了，我们也贷款买了房，  
踏实努力地生活总会幸福的。

258. Part 19

## Part 1

青涩的初恋在开始的时候便结束了，  
我却独自深陷其中。





原本的我是个没心没肺的疯丫头，活泼、开朗、古怪精灵，像一棵小草，疯长在原野上。

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每日忙碌于田间和家务中，父亲不善于言辞，老黄牛般地和母亲一起支撑着这个家。

父母没时间照看我们姐弟三个，他们觉得孩子能吃饱穿暖，健健康康地成长就足够了。

于是我健康、快乐、开朗、乐观、自由、傻乎乎地成长着。

可是等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性格却变得很是矛盾，喜欢那种很酷、很冷的性格，也喜欢那种带点忧郁气质的风度，还喜欢典雅的大家闺秀风格，还喜欢西方人的那种自由勇敢。

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了，反正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也不知道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发展。

当时完全是性格没有定型。

平时的我很安静，装作一副很冷漠很酷的样子。不爱笑、不爱和同学们打闹，常常将深邃的目光投向远处的山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小年纪，却很是在意自己的服饰，爱美可能属于人的天性吧。

现如今的我倒不怎么注意服装了，喜欢宽松舒服简约的服装。

那个时候，喜欢典雅的服饰，冬天的时候常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脖子里系一条白色或者淡蓝色的丝巾。

夏季，喜欢穿那件长袖的白色带蕾丝边的衬衣，外加一件无袖的天蓝色长裙。

剪了齐齐刘海的学生头。姓名：房淼，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白皮肤，身高没有优势，体形还可以。

在装酷、装冷漠忧郁的背后，依然是我大胆开朗、古怪精灵的性格。

有一次我和同学苏琪，课间在教室前面、花坛边的空地上打羽毛球。突然一个管理花坛的老头儿来了，他大声喊：“那个同学，花坛边不可以打羽毛球

的。”边喊边跑了过来，我们害怕了，早有耳闻这个老头爱没收同学们的球拍。

“快跑啊！”我和苏琪分头跑开，老头冲着我就追过来了，眼看就要抓住我了，怎么办呢？急中生智，旁边就是女生厕所，心想我跑到女生厕所，老头就拿我没办法了，嘿嘿。

一头钻进了女生厕所，天啊！没有想到，老头也追了进来，还抓住了我，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吓得厕所里的女生一片尖叫。

被老头扭送到校长办公室，在校长面前哭得稀里哗啦，最后还是要写检查。

于是我出名了，整个学校都知道有个叫房淼的女生了。

偶尔地，有走过去的学生小声地说：“看见了吗，那个就是被老头追赶，急中生智跑到女厕所的女生。”

“是吗，不会吧，她看上去挺文静的。”

切，又不是我的错，我怕谁，依然带着冷漠飘逸的眼神挺直了脊背，自然地走我的路。

2

记得第一次见到欧阳磊是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班主任找我去谈话。那次高考模拟考试考得很糟糕，我的成绩又下滑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高三后的模拟考试成绩一次比一次差。我自己也考晕了，考得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有心理压力。

本来高一高二的时候成绩还算可以，按老师的话说考一般本科没问题。

想当年，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曾经是稳固的全校第一名，唉，算了，算了，不提当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嘿嘿，不过我是女孩子。

就是从高三那个寒假后，我总是昏昏欲睡，偶尔的还会头疼。

印象中那个冬天特别的寒冷，寒假在家里的时候，妈妈在我的房间里放了蜂窝煤炉子，带烟筒的那种小蜂窝煤炉子。

一天晚上没注意把烟筒碰歪了，我煤气中毒了。早晨醒来，头疼欲裂，头重脚轻，还好没有要了小命，现在想来都后怕。



于是开学后的那个学期脑袋经常会昏沉疼痛。

我很沮丧地走到老师办公室，低着头，听着老师的谆谆教导，突然眼睛的余光扫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在另外一位老师的办公桌前，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多少个轮回之前就是熟悉的。

抬头看，那个熟悉的身影也在看我，突然地脸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地低下头，继续听老师的教诲。

但是听不进去了。心里在想：奇怪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同学，可是为什么看上去会有那么熟悉的感觉呢？

记得他的身影很是挺拔，头发短短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咖啡色镜框的眼镜，具体的样子真的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很熟悉。

那之后依然是忙碌的复习考试，偶尔在路上会碰到那个男生，他会微笑着冲我点点头，我也会微微一笑，算是回应。

有一天我和同学苏琪走在一起，迎面走来了那个男生，他依然微笑着冲我点头，苏琪也和他打了招呼。

我感到很是奇怪：“苏琪，你认识这个男生啊？”

“认识啊，他家和我奶奶家是邻居。对了，你怎么认识他呢，他寒假后才刚来的啊？”苏琪很是疑惑地问我。

“我不认识他。”我慌忙说。

苏琪坏坏地笑了：“不认识还打招呼？”

我没理她。

这里交代一下苏琪，她就是那个和我一起打羽毛球的同学，等我被老头扭送到校长办公室，她也主动跑过来，陪着我一起稀里哗啦地哭。

后来她告诉我，她有好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痛到心底最深处就不会哭了。

那天不知怎的被我的眼泪勾起了久违泪水。

苏琪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自言自语地说：“他叫欧阳磊，去年考上大学了，一个专科院校。读了半年，他觉得没前途，退学了，回来重新高考。他父亲很严厉，罚他跪搓板，可是他坚持跪了一天的搓板还是退学回来复读了。”

我的心底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好感，对，就是好感，我对欧阳磊产生了很大的好感，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高考终于结束了,因为在七月,天气正是闷热的时候,脑袋都快考糊涂了,考得天昏地暗。

整个考下来,自我感觉很不好。考前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床上数绵羊,数来数去,一直数到一万只绵羊还是没有睡意,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迷糊了一会儿。

能量是守恒的,物理老师教给我们的,这话一点也没错。晚上脑袋清醒着数绵羊,考场上脑袋开始迷糊了。

特别是物理,考得是一塌糊涂,考完心里乱极了,越想越难受。

脑袋想得都要爆炸了。算了算了,现在想什么也没用了,听天由命吧。

可是总要做点什么事情缓解一下紧张的大脑皮层,方晓彤建议去书店买本书看看,于是我晕晕乎乎地和她去了校门口的一个小书店。

不是我故意编排的巧合,老天爷有时候就是爱制造一些巧合,真的。

他老人家也爱跟人开玩笑,让你遇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却像耍猴一样,看着你高兴,最后再抢走,看着你伤心哭泣。

在书店里,我遇到了欧阳磊,他正在那里看书。

看到我进去,他走过来说:“你好,真巧,在这儿碰到了你,我还怕毕业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这是我们第一次说话,我笑笑不知道说什么好,低头拿了本唐诗翻看。

突然他说了一句很唐突的话:“我们好像心有灵犀,不是吗?”我的脑袋立刻晕了,只听见头顶上的风扇嗡嗡作响。

脸一下子就红了,当时没有镜子,我想应该像熟透了的大龙虾一样红。

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不会吧,做梦都盼望着碰到一个心有灵犀的男朋友,今天真的让我碰到了!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对他有好感,有熟悉的感觉,他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难道爱情真的来了,突然地就来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也不知道我低着头,在那儿迷糊了多久,他又说话了:“你想买书吗?”

“噢。”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晕了,真的晕了。



然后他建议我买了一本宋词，说宋词很美，暑假没事儿的时候可以读一读那些美丽的句子。

然后方晓彤就叫我回去了。真的不想回去，喜欢和欧阳磊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说，就是喜欢那种感觉，晕晕乎乎的幸福感。

一句“我们心有灵犀”像一个烙印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

“你在几班啊，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我在(9)班，房淼。”

我这名字也不知道怎么取的，按《易经》说我是水命，五行缺土，名字又多水。

但是我喜欢水，特别是泉水。

也许前世我真的是泉水中的一条小鱼或者小精灵，要么是一棵水草。

如果说我们前世就很熟悉的话，那么欧阳磊的前世是什么呢？

我傻傻地想。嗯，可能是泉源边的一棵大树，“大树？”我笑了，欧阳磊和方晓彤对我的笑声感到莫名其妙。

我和方晓彤往回走，一直很想回头看看他，可是可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回过头去，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在后面望着我。

那本宋词，我放在枕头边上。读了一个暑假，愣是一首词也没记住，满脑子里都是他那熟悉的影子和那句“我们好像心有灵犀”。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我以距本科分数线两分之差，被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

师范学校是在父母的建议下报的。记得那是最后一年师范类院校不收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费。

我虽有一百个不愿意报考师范类院校，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家庭条件摆在那里，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多大的经济压力，可是弟弟妹妹很快也要读高中考大学了，家里的经济压力会越来越大的，父母已经预想到了这一点。

虽然舅舅说：“没关系，大胆地报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学校，我们会给你经济

上的支持。”

但是父母还是坚持说：“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别人的是别人的，不要指望依靠别人。舅舅家虽然有钱，但你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而且他们家的五个儿子会不高兴的，你不要搅这趟浑水。”

父母毕竟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建议还是对的，现在说来。

舅舅家是家族企业，算得上是地方上的富翁。

关于舅舅家的家族企业和内部矛盾，后面我会写到，这是后话。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哭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了一天，梦想就此灰飞烟灭。什么理想，什么梦想，都成了过眼云烟离我远去。

在当时，读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的去向很确定，一般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中学任教。

可是父母很高兴，从心底里都高兴。因为当时已经有传闻说后面上大学要并轨自费了，我读师范类大学不用交学费，而且学校还发生活费，家里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

只要两年就可以毕业工作了，姑妈是县里某局的局长，帮忙安排个局里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父母懂得不可以依靠别人的经济资助。可是父母却迷信关系后门，不光父母，一般的农民都很迷信官场后门关系。

街坊邻居见了也问：“考得怎么样？”

我很不好意思地说：“考得不好，被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

邻居们笑了：“丫头好运气啊，读师范不用花钱，而且两年就毕业了，让你姑妈帮忙在局里安排个工作，你父母就等着享福吧，哈哈……”

我苦笑无语，我知道，两年后，我就是那个站在乡村中学讲台上的女教师。那个暑假，唉，怎么说呢。

就为了那份熟悉的感觉，就为了那句“我们好像心有灵犀”，我彻底中了爱情的毒，而且中毒很深。

每天没事就是想着欧阳磊，想着他在忙什么？有没有想起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还能再遇到他吗？

那种心情，真的很难用语言描述。

没有他家的电话号码，当时没有问，那个时候农村的同学家里有电话的也



不多，也不知道他家有没有电话。

我只能是默默地思念他。

心事无处述说，于是我开始写日记，买了一本硬皮的带小锁头的日记本。

整整一个暑假我竟然写满了那本日记，每一篇都是关于他的，每一篇都写满了思念。

我们手都没有牵过，仅仅是“心有灵犀”几个字和看上去很熟悉的那份感觉，已经让我掉进了不能自拔的爱情深渊。

说是深渊，因为我看不到希望，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能否见面，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有将来。

我真的走不出来了，无论多么努力地想忘记他，可就是没有办法把他的名字和依然模糊的影子，从心底抹去。

5 —————— ● ——————

如果说书店里的相遇是老天爷安排的巧合，那么在欧阳磊家附近再次遇到他，是我有意去见他的。不过我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能否遇到他。

那天，苏琪的叔叔很着急地打电话给我：“苏琪不想去上大学了，你是她最信任的朋友，过来劝劝她吧。”

我很着急，这丫头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呢？急忙赶了过去。

苏琪的奶奶见了我就哭：“姑娘，你好好劝劝苏琪吧，她都一天没吃饭了。”

苏琪的奶奶告诉了我苏琪的身世。

我一直隐隐地感觉得到苏琪的孤单和伤痛，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她把受伤的自己包裹得很严密。

苏琪的母亲是下乡知青，嫁给了她的父亲。知青返城的时候，母亲没有走，可当后来看到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终于还是走了，扔下年幼的苏琪和她的父亲。

苏琪的父亲在她妈妈走后不久就去世了。

苏琪的妈妈又嫁人了，那个人当时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算是高干家庭了。

苏琪成了孤儿，虽然有母亲，但是倔犟的她不去认，是母亲抛弃了她，她一

直这么固执地认为，无论母亲多么努力对她好，她都不肯接受母亲。

这次她考上了大学。自费的大学，学费很高，年迈的奶奶再也没有能力供她读书了。

她的母亲来了：“苏琪啊，回到妈妈身边吧，妈妈爱你。真的，妈妈给你提供最好的读书条件。”

但是苏琪还是不肯接受妈妈：“我宁愿去打工，也不用你的钱去读书。”

奶奶哭着劝她去读书。苏琪便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不肯出来。

也许苏琪自己的伤心劲儿过了几天也小了，她给我开了门。

“苏琪，为什么就这么想不开呢？不管怎么说，你的妈妈是爱你的，不要拿自己的命运和前途赌气好吗？给你妈妈一个机会，她也很后悔，对你很愧疚，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吗？”

具体地我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反正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假装成熟的话，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老爱装成熟，本来自己是个半生不熟的地瓜，性格还没定型呢，非要在别人面前裝作很成熟的样子。

也许苏琪自己想了几天也想通了，也许是我说的话她听进去了，终于肯接受母亲的资助去读大学。

苏琪的问题解决了。我很想见一见欧阳磊，于是提议到外面走走，记得苏琪告诉过我欧阳磊和奶奶家是邻居。

我在大门口故意地磨蹭，我在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欧阳磊能走出那扇大门。

欧阳磊真的出现了，从旁边一扇紧闭的大铁门里面走了出来。

我想可能是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出来看看。

“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很是惊奇。

苏琪说口渴了，想回家喝点水，我知道她是故意给我们说话的机会。

我们走到不远处的一个池塘边上，坐下来说话。

记忆中那个夏季，荷花正没心没肺地开着。

花不懂人的忧伤，它循着自己的生命周期热情地开放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里。

“你考到哪儿去了？”这个是很正常的问题，对于高考后的人来说。

“哦，我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听了之后心情很复杂。有



高兴，同时也有些许的担忧。

为他高兴，为我自己担心，我们的差距已经很明显了。

“那你呢？”他也问。

我低下了头，小声地说：“师范专科学校。”

他沉默了很久：“不去读好吗？复读重新高考，我相信你能考好。”

我摇头，这是不可能的。我明白我的处境，父母是不会答应的，也不忍心加重父母的负担。我明白弟弟妹妹读书需要更多的钱，需要我早日工作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我看到了他眼底的一抹失望。但是，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在现实面前随心所欲，我无奈。

正说着话，欧阳磊突然站了起来。我转过脸去，看到一个中年人从荷塘边的路上走了过来。

“爸，你下班了？”欧阳磊开口叫那个人爸爸。

我惊慌地站了起来，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这下可麻烦了。欧阳磊的父亲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我，看得我恨不得一头扎进池塘里，藏在荷叶底下和青蛙去做伴。

“伯父好，我是欧阳磊的同学。”

“噢。”他父亲很是怀疑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她和苏琪是好朋友，来找苏琪的，苏琪回家喝水去了。”欧阳磊好像也在急于辩解着什么。

欧阳磊跟着他父亲回家了，我也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说什么，有他父亲在，我们谁都不敢开口了。

到了家门口，真的希望欧阳磊能说点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

我失望地和他们说再见。

我已经感觉到，我们不可能有将来了。

心底的失望一点点积累，感觉心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冷。

对苏琪说我该回家了，苏琪可能也感觉到了什么，无言地送我上了客运汽车。

大脑一片空白回到了家，什么都不想，只想回到自己的小屋里，然后关上房门，任泪水不停地流。

大多数女生总是爱哭的，特别在心灵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也不例外。

母亲很少管我，她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农活和家务活。母亲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细腻的情感，我一向这么认为。如果有，也许是深深地藏在心底，不善于表露。

从有记忆起，就没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撒过娇。母亲说：“树大自直，没有必要管孩子那么多，吃饱穿暖，健康成长就可以了。”

每每看到母女情深的镜头，我心底最深处的那根弦就会被触动，泪水模糊视野。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在她的眼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过好日子，攒钱盖大房子，挣钱供孩子读书，将来能过上好日子。

母亲忙碌得我哭了一天没有吃饭也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的性格情感的成长，完全是在自己的把握中迷茫成长。

学校里老师也不教这些，在东拼西凑的书本知识和媒体影响中成长着自己的性格，感悟着自己的情感。

不过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能吃饱穿暖，能有机会读书就已经不错了。

我努力地让自己忘记欧阳磊。可是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他的影子在我的心底已经印刻，那句“我们好像心有灵犀”已经让我走不出来了。

书上不是说，女追男，隔层纸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大胆地去争取呢？难道高考的差距真的能阻隔一份心有灵犀的感情吗？

我想了很多，最后还是决定去找欧阳磊，去表达自己的心迹，去争取这份至真至纯的感情。



既然忘不掉,既然无法割舍这份感情,那么,姑娘,你就大胆地自己去争取吧,我给自己打气。

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我还是决定主动去找欧阳磊。

坐车去了欧阳磊家,带着自己写了一个暑假的日记。语言可能无法表达我的感情,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让他看看我的心里话吧。

到了欧阳磊家门口,我没有去找苏琪,怕她笑话我,一个人直接去了欧阳磊家。

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铁门前,我犹豫了很久,徘徊了很久,最后还是无法抵挡心底那份渴望这份真情的冲动。

敲开了大门,开门的是欧阳磊的妈妈,看上去很慈祥的一位中年妇女。

“你找谁啊?”

“噢,我是欧阳磊的同学,欧阳磊在家吗?”

“他去县城他哥哥家了。”

我很失望:“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明天吧,帮他哥哥搬家去了。”

我失望地和他妈妈说再见。

怎么办?在池塘边坐了很久,真的没有力量明天再来了。我怕回家后,这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勇气会散去。

最后,一咬牙作了个决定:既然来了,就把日记本给他看吧。

不见他也好,让他安静地看日记本,或许他能感受到我的那份真情,也便于他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

日记本是带锁头的,我总不能把钥匙给他母亲吧,也不能去掉锁头让他母亲转交。

我怕她的母亲会好奇翻看,毕竟是少女的心事啊。

最后,跑到小商店买了大卷儿透明胶带,严严实实地把日记本缠了起来,包裹得像个大粽子。

再次鼓起勇气来到欧阳磊的家门口,敲开了那扇铁门。